

T2516/7928(3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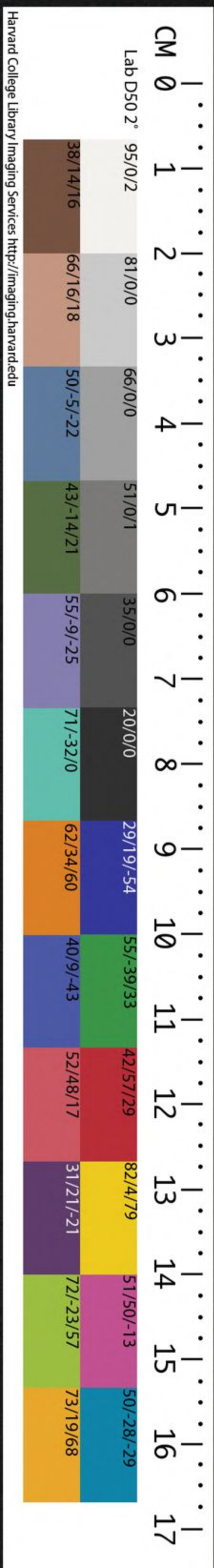
APR 15 1952

32



三國志

卷之  
七十一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緯卷七十一

三國志吳書三

列傳

黃蓋

黃蓋零陵人孫堅舉義兵蓋從之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諸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見稱今寇賊未平令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可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書漸容人事，蓋得其不奉法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  
 事詰問，兩掾辭屈，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  
 加，遂殺之。縣中震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  
 攻及戰，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或救之，臥廁牀中。蓋自強  
 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流涕，解易其衣，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以蓋領太守，時郡兵  
 才五百人，蓋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  
 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寇亂盡平，加偏將軍，卒官。韓當令支  
 人為堅司馬，後以中郎將與周瑜拒破曹操，累功封石城侯，  
 遷昭武將軍，病卒。子綜襲侯，守武昌。綜淫亂不軌，內懷懼，欲

奇

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畧，示欲饒之。後因詐言被詔，以部  
 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恐罪自及。左右因  
 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將塋父，盡呼親戚，姊妹悉以嫁將  
 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血，飲酒盟誓，載父喪，將母  
 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  
 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  
 恪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

蔣欽，壽春人，以功拜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見欽母疎帳，  
 縹被，妻妾布裙，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

史紀 卷之十一  
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節度諸軍，盛恐欽因事害已，而欽稱其善。權曰：「卿欲慕祁奚耶？」欽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蔽賢乎？」權嘉之，病卒。子壹封宣城侯，與魏戰死。

### 周泰

周泰，九江人。孫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權任宣城，衛士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山寇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左右由泰始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曹操出濡須，泰赴

擊，曹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意不伏。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大會諸將，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戰鬪處，以對。權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快意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坐罷，任駕勅以已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鐃吹，於是盛等乃伏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

### 陳武

陳武廬江人，權以爲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權命以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封子脩都亭侯。卒，弟表爲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奉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考掠不承，權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所受賜復二百家。至是皆堪兵，表上疏乞以還。

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臣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數，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任止常以繒錦維舟，去則割棄，以示奢靡。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

往依劉表，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以凡人畜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得免，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憂悶。飛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便。飛曰：吾今白子爲都長，以圖去就。寧曰：幸甚。飛遂白祖遣之。寧招懷義從，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共薦寧，權加異之。寧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大王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昏耄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侵求貨利，吏士心怨，戰具不脩，軍無法伍。大王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既據楚關，大勢彌廣，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權西討，果禽黃祖，盡獲其士衆，授寧兵屯當口。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命。權遂赦之。後曹操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勅斫敵前營，特賜酒，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乃

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  
 批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  
 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曹操營下拔鹿角  
 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舉火寧已還入營作鼓吹  
 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矣賜絹千匹刀百  
 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霸足以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  
 引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寧齋禮禮蒙母臨還蒙出  
 厨兒還寧請寧勿殺寧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因解  
 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寧臥不起蒙母徒跳出  
 謂蒙曰至尊屬汝以兵權何可私怒相殺以悞國事乎蒙性

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  
 可速上寧流涕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  
 惜之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  
 常冠軍履鋒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  
 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權以操死國事拜別部司馬從  
 擊山賊權還留統討餘賊統與督陳勤會飲勤任氣陵轍一  
 坐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罷出勤乘酒復於道路辱  
 統統殺之及當攻賊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

矢石應時摧壞，諸將乘勝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過，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見之，驚喜，承取上船，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亾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賴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有過於統，權曰：得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好善如

此，統以餘杭山中，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得精兵萬餘人，還過本縣，步入寺門，親舊故人，恭敬盡禮，會病卒，權聞之，哀不能自止。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於宮中，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 徐盛

徐盛，莒人也，爲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退走，風止，便還。權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



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怒盛尤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固請立之魏文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便引軍還諸將乃伏黃武中卒

丁奉

丁奉安豐人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攻東興諸

葛恪率兵拒之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帥麾下三千人徑進二日至徐塘天寒雪敵將置酒高會奉見敵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笑之不設備奉縱兵鼓譟亂斫破敵前屯會恪至魏軍遂潰封都亭侯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之奉曰孫綝兄弟友黨甚眾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建衡元年奉帥眾攻穀陽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徙奉家於臨川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歸策後策破廬江湖熟範領湖熟相策定秣陵還兵遷都督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爲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今舍本上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闔下啓事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出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拜裨將軍領彭

澤太守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有白範與賀齊服飾奢麗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時悅之及後統事謂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卒子據爲驃騎將軍太平

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使中書詔文欽劉纂取據又遣從兄慮逆之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為叛臣遂自殺

虞翻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遭父喪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從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東到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乃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還會稽翻至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是以行

吳人

耳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曰危事也此間草深恐馬驚墜令策下馬策牽馬翻善用矛在前行持矛執弓矢以步既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曰翻步行一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至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聞聲皆出遂平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具宣孤意翻到郡被禱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兵甲資糧、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旣去、歆明旦出城迎策、策旣定豫章、引軍還吳、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

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少良佐、故不願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便遣翻還郡、翻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策薨、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知醫術、請以自隨、欲因此令翻得釋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芳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其管籥乎。蒙從之。時城中有異計。賴翻謀不行。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僞求免耶。權愈不悅。及權與魏和。欲遣禁還。翻請斬禁。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翻雖惡禁。而禁盛稱述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權旣爲吳王。歡宴。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曰。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

亦好

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賢士。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白比於操乎。翻乃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處罪放。講學不倦。門徒數百人。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翻常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翻雖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蠻夷。及遼東市馬。恐見欺。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人所白。復徙蒼梧。後權遣將士至遼東。失

事權悔之、乃令曰、虞翻亮直盡言、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  
 問交州、翻若存、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亾、送喪還本郡、使  
 兒子仕宦、會翻已卒、時年七十、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  
 一子、第四子汜、為散騎中常侍、孫綝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  
 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為不軌、百官皆惶怖失色、汜進曰、明公  
 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中外皆以伊  
 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  
 忠孝也、綝不懌、竟立休、第五子忠、為宜都太守、晉伐吳、忠堅  
 守不下、城潰被害、第六子聳、入晉、除河間相、抽引人物、務幽  
 隱孤陋、王岐難聳、以達士必秀異、聳謂族子察曰、世之取士、  
 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  
 敗、此吾所歎息也、第八子昂、廷尉尚書、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  
 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  
 大奇之、為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  
 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  
 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  
 也、年三十二卒、績於鬱林生女、名曰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  
 白、待廟三月、婦禮未卒、白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

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志不許。姚信表其節，乞加以義姑之號。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父允為孫權東曹掾。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甚貴其才。溫還稱美蜀政，權不悅，又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豔，亦吳人。溫引為選曹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郎

官多非其人，豔彈射百僚，覈選三署，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眾怨憤之。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善，權幽之數日，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將軍駱統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矣。」溫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臧否之譚，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立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謾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辨。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小過。宥才俊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暨豔父兄。雖陷惡逆。然國家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夫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溫之到蜀。稱譽殷禮。王者以臣無境外之交。夫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脩君

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古人有言。欲知其所事。當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是以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陪會於屈建。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美本邦之臣。經傳書之以光國。不譏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亦未易周也。當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盡。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肯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別白。然以殿下之聰。獻察講



既廢其弟  
并及其姊  
妹權何讐  
温之深也  
温之罪姊  
妹何與權  
無理極矣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温姊妹三人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適顧承官以許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初餘姚虞俊見温而歎曰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又不處之以虛用之以冲欲免禍敗其可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父俊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華歆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不顧其母於後涕泣御者曰夫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權以爲建

忠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富強，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富藉民財，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賦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弱老，少有丁夫。臣之聞此，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其畏遠征，同之於死。羸謹者傾家行賂，不顧窮

盡輕剝者，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可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舟之有水，民靜則安，民擾則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以息惠爲治，副殿下覆育之仁，勤恤之德，政俗彫弊，勢不可久。夫

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有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此臣統之大願也權深感統言卒年三十六

吾粲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爲參軍校尉與呂範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或著岸被獲或沈江覆沒其大船尚存者水中人攀緣號呼他將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粲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所活者百餘人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辭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

以來儀爲貴何必隱羽天外潛鱗重淵哉遷太子太傅遭三宮之變連表諫爭爲霸竺等所譖下獄死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吳人也拜侍御史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短錄長舉清厲濁用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據尚小虎公主拜左將軍後據部曲應受大錢三萬緡爲工人王遂詐領典校呂壹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歛之壹復表奏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劉助言錢實王遂所取權感悟曰朱據猶見枉况

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錢百萬遷據驃騎將軍二宮構爭據諫曰太子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寵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子據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左遷新都郡丞中書令孫弘譖之權寢疾弘爲詔書賜死

### 孟仁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爲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除鹽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母病嗜筍時筍尙未生宗人竹林哀泣筍爲之出得以

供母皆以爲至孝所致初權以內外多事長吏遭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時數有犯者權使朝臣議左執法胡綜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宗爲吳令聞母喪奔赴已自拘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權乃減罪一等後爲司空卒

### 陸遜

陸遜本名議字伯言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仕幕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遜以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權以爲右部督部伍東三郡得精兵數萬人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所在愁擾遜還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迎謂之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禽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遠，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拜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陳羽可禽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羽旣禽，以遜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朱然、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欲擊之，遜曰：備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前後軍行多敗，少成。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

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迫、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

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孫桓討備、別屯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可無憂也。待吾計展、圍當自解。及備奔潰、桓見遜曰、前實怨不相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住白帝、徐盛、潘璋等表言、備必可禽、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備尋病。亾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啓事、還於沔中、爲敵所得、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急去。遜未

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必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賊不敢干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曰禪而宿留阿寄終爲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上疏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子抗字幼節策外孫也孫皓卽位拜都督西陵諸軍事治樂鄉抗見皓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獨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痛哭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

潤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如左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赴西陵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謂抗宜赴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假之諸將皆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破乃改船以車運大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營都督俞贊亾詣肇抗曰贊軍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



屬經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圍畜力、伺隙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闡夷其族、黨脩治城、圍東還樂鄉、抗與羊祜推僑扎之好、抗常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遺之藥、抗推心服之、於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二年春、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衣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

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昔臣父遜以爲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撫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無用兵馬、以妨要害、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畏役、逋逃入戶、乞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處所、使足八萬、若兵不增而欲克諧大事、此臣所深慮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卒子晏嗣、晏弟景玄、機雲、晏景俱爲晉軍所殺、遜弟瑁、字子璋、好學篤義、會稽

抗五子俱  
兄殺真世  
將之孽與

徐原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收導其子。時尙書暨豔盛明。臧否揚人闇昧之失。以爲罪。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此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分流。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豔不從。卒以致敗。拜選曹尙書。權忿公孫淵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與淵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以規其馬耳。淵恃遠負命。此乃荒夷常態。豈足深怪。昔漢帝亦常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服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愚臣竊謂不安。何者。魏寇壤地連

說得透

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斯乃猾虜所願聞也。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恐淵徂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必畏怖遠迸。卒難夷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爲先也。權遂不行。赤烏二年卒。子喜選曹尙書。

吳主四子

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爲太子。選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入講詩書。出從騎射。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擇空閑之地，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以丸比之，非類，遂見釋。又失盛水金盃，覺得其人，乃左右所爲，不忍致罰，責數之，長遣歸家。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還都，見權悲泣曰：「慮寢疾不起，此天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陛下以下流之念，減損殺饌，臣竊憂惶，住十餘日，欲遣西還。」

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憂，以此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在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德，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

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等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政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諸葛瑾、步騭、朱然等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

力，兵不血刃，大事可定也。昔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而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謚登曰：宣太子長子璠早卒，次子英封吳侯，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

孫和，權第三子也。母王夫人有寵，赤烏五年立為太子，以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

可慨

釋之時蔡頴好博奕衆頗敦之和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如白駒過隙年齒一暮榮華不再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無所好然亦在飲宴琴書之間耳何必博奕然後爲歡命中庶子韋昭著論以矯之和旣立爲太子權封霸爲魯王猶同宮室禮秩不分羣公議以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愈開文武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命和祠祭於廟和妃叔張休居近廟邀和過之全公主使人覘視言太子不在廟中專

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發怒夫人憂死和寵旣衰常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而全寄楊竺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下獄死譚徙交州權沉吟歷年遂幽閉和驃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請闕請和權甚惡之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杖一百張純極諫權殺之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等固爭乃止太和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樯官寮皆憂以

朱族諫臣  
權無道極矣

櫺未傾危、非久安之象、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和妃張氏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言頗泄、時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徙和於新都、遣使者賜死、和與妃訣、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撫育皓兄弟、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休薨、皓卽祚、追謚曰文皇帝、改葬明陵、使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以靈輿法駕迎神於明陵、皓拜送於庭、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祭於近郊、皓於金城門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拜廟薦祭、獻歆悲感。

皓歸命免死  
應以此一善

孫霸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封魯王、寵愛與和無殊、而兄弟不穆、全寄楊竺等陰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寄等伏誅、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畜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立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故耶、當思可以釋此者、立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位、追和舊隙、削基壹爵土、徙烏傷縣。

律有議親  
之條恕其  
兄之子可  
也使宮中

應死罪繫  
免之可乎  
亦小兒強  
作解事耳

孫奮權第五子也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  
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徒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  
度恪上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  
之內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  
以承天理物先公後私蓋聖人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  
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強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  
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唯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  
安各保福祚此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  
地非狹人眾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守祀天下愚智所共

嗟痛大行皇帝覽古鑒今防芽遏萌慮及千載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不  
周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  
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仲雍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敬  
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  
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  
過者不以表奏公付有司擅自殺戮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  
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  
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  
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何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豈朝廷法令不行於藩臣耶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享祚無窮豈有滅亾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恪等慄慄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其言之至願蒙三思奮得賤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

男說孫峻

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不可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封奮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朝夕哭臨數月不出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車裂俊夷三族豫章吏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徙吳城禁錮男女不得通婚姻或年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父子死



升步取胡不離奮其吳楚禁嚴畏其不昇最敬賊迺平四十  
 在胡雖獲其刃然赫劍遊望胡車舉對夷三越射章吏人心  
 謂我前言奮與土與氣奉當自立昔奮母中張墓其將章太  
 烈胡式夫人賊丹卒胡哀念悼又哭謂嫂氏不出吳間如雷  
 南吳圖爾云何臣臣奏河涼拜為氣桂奮章安氣與爾二羊  
 貝思辦未宜對王何不可氣又請將只兼非謀賊其出書加  
 平三羊哀請曰齊王奮前坐幾吏氣與無人戰其賊今斷不

續蘇

史緯卷七十二

三國志吳書四

列傳

賀齊

賀齊字公苗山陰人建安十三年為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黥  
 歙山賊時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  
 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  
 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攻軍住經日齊  
 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  
 備處以戈拓斬穴山為緣道夜令潛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



易琮皆散用空舡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奇之。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名顯遠近。權以爲偏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陳羽可討之計。權時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封陽華亭侯。黃龍元年，拜左護軍、徐州牧。琮爲將，勇決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成持重，不營小利。權使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琮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命登旋軍，議者以琮有大

臣之節，尚公主魯班，遷左軍師，權將圍珠崖，以問琮。琮曰：「殊方異域，隔絕大海，瘴氣毒霧，自古有之，兵入必生疾病，轉相污染，猥殺無辜之民，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過半。權深悔之，卒子懌嗣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降魏，封臨湘侯。

### 呂岱

呂岱，字定公，海陵人。延康元年，爲交州刺史，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時等。岱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

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  
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  
能圖之徽聞岱至果大震怖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  
之黃龍三年徵岱屯長沙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  
林諸郡搔擾權拜岱交州牧岱攻式斬之郡縣悉平復還武  
昌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  
曰昔日與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  
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惠加以  
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兼聞上馬輒自超  
乘不由跨躡勇過廉頗何其快也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初在交州歷年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知股肱耳目其  
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  
有才志岱賜巾襦與其言論薦拔至侍御史岱時有得失原  
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原者也及原  
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

###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意七世孫也居永興縣躬自墾田種稻二十  
餘畝臨熟民有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之縣長召民繫獄欲殺之。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家本山陰，緣君善政，故來住。今以稻而殺民，牧何心復留？從此辭矣。縣長謝之，爲釋繫民。民慚懼，春所取稻得米六十斛，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懼其叛亂，以牧領武陵太守。魏遣郭純守武陵，誘致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掾吏請慰撫之。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救火貴速，當及其根柢，未深撲取之。勅外趣嚴撫夷。將軍高尚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定五谿。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無往日之援，而以三千兵深入，未見

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行，垂二千里，至塞上，斬叛夷千餘人，純走。五谿平，封都鄉侯。卒子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速城，敵將先人，盛以施績留平，皆稱名將。經戍西陵，不云當城，遂止。後半年，晉果修信陵城。晉伐吳，徇領水軍督戰，死。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便推與而去。宮後漢人也。

###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劉備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并荊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此權博如

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床不起，涕泣交橫。權慰勞之，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拜謝，以爲治中。武陵從事樊佺誘導諸夷，圖歸劉備，外白督萬人往討之。權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佺。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佺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幹畧之才，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將兵五千往，果斬平之。封劉陽侯。權數射雉，濬諫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

乞特爲臣已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遷太常。五谿蠻夷叛，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一方寧靜，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後蕃誅夷，衆乃服。蕃，青州人，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以離間大臣，事覺，蕃亡走，逋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濬與陸遜駐

武昌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乎壹曰君語近之玄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詣建業欲極諫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壹爲國除害以身當之壹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奸壹遂伏誅赤烏二年卒

### 李衡

李衡龍陽人校事呂壹操弄權柄羊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薦爲郎權引見衡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遷丹陽太守琅邪王孫休時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及休立衡憂懼欲奔魏妻曰君本庶民耳先帝過相拔擢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何面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各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罪責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得活而已衡從之果遣還郡加威遠將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

可敬

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後柑橘成，歲得絹千疋，家道殷足。

### 陸凱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也。寶鼎元年，拜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迂視。凱進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乃聽凱。自視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患苦之。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本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庶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幸無罪賞，無功上失其道。天爲作妖，而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以不仁，敗政於不義。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邊境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充實廩庫，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此非保國之術也。漢室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蜀漢與國，兵精地險，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主奢民困，爲晉所滅。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智惠淺劣，無復兼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煩苦，刑政錯亂，願陛下



史綱 卷七十一  
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去苛暴。又武昌險峻，非王者之都，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以求容媚，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妻賣子，所在長吏不加隱恤，加有監官更務煩苛，此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

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湯火之災，鳥獸得離羅網之酷，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粟有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坐食官廩，歲歲相承，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成周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取士於賢，不拘卑賤，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上助明主，下拯黎民，各盡其忠，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得矣。時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倖任事，凱面責定。

史綱 卷七十一  
九  
曰卿見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以壽終者耶？何以專爲奸邪，宜自改厲，不然方有不測之禍矣。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凱旣重臣，又陸抗爲大將在疆場，故容忍之。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乃密語平平不許，是以所圖不果。有從荆揚來者，示壽以凱所諫，皓二十事疏，博問吳人，多云不聞，或以爲凱藏之篋笥。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愛其指事切直，故列於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

壽之慎如此

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逆犯天地，盛意興作，其失一也。臣聞立國以賢爲本，中常侍王蕃立朝，忠蹇社稷之重鎮也。而陛下惡其直諫，梟之殿堂，屍骸暴棄，中外傷心，其失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棟梁，不可以不擇，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吳有顧步之相，萬彀凡庸之質，得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分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小忠，超越舊臣，授以輔相，賢良憤惋，其失三也。先帝視民如子，民

無妻者以妾妻之，寒者解衣衣之，饑者推食食之，而陛下反之，其失四也。先帝左右無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鰥夫怨女，呻吟中夜，陰陽失度，正由此起，其失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至今庶事多曠，下吏容奸，其失六也。先帝篤尚朴素，宮無臺榭，墻不彫飾，故國富民充，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飾朱紫，其失七也。先帝外杖顧陸，內近胡薛，是以庶績雍熙，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所棄，而陛下幸之，其失八也。先帝每宴羣臣，不過三爵，而陛下以七升爲限，澆灌取盡，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

胡綜固始  
入餘有傳

商辛長夜之飲，其失九也。高通詹廉，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授以兵柄，強敵有難，不能禦侮，其失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其失十一也。先帝在時，太子諸王，若取乳保，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家，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父役見死，家爲空戶，其失十二也。先帝嘗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其失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政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浮華者登，朋黨者進，其失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唯知耕，秋唯知獲，江渚有事，責其效死，今之

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其失十五也。夫刑以禁暴，賞以勸功。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其失十六也。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間，一民十吏，何以堪命，其失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使張立校曹縱吏言事，其失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其失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其失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弟胤字敬宗，爲尚書選曹郎。

太子和待以殊禮，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太子自懼廢黜，而魯王覬覦益甚，權辟左右，與竺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權許焉。有給使伏於牀下，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密議。令陸遜表諫。旣而遜上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胤西行，必其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曰：楊竺向臣道之，遂俱付獄。竺不勝痛毒，自服。權遂斬竺。後胤爲交州刺史，務崇恩信。高涼渠帥黃吳等三千餘家出降，引軍而南。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加安南將軍。

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中書丞華覈薦胤曰：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惡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砂石飛走，氣則鬱霧，鳥獸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流潦秋鹹，胤令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洽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自昔諸將，皆脅以兵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珠璣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求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會卒。

###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人。本姓氏，拜侍中，典校郎。呂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收嘉繫獄，同坐之人悉皆驗問。衆人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窮詰累日，詔旨嚴切，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是以據實上請，權俱免之。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言：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儀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爲誰。左右曰：似是儀家。權曰：儀素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信如此。嘗幸儀舍，取蔬飯親嘗之，權歎息，卽增俸，賜田宅。儀累辭，以恩爲戚，權常責。

儀不言事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管  
窺之言上干天聽儀在近侍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  
相大臣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法爲年  
八十一卒

吳範

吳範上虞人以知風氣聞於郡中權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  
利不如明年戊子劉表亦死國亡及明年軍出卽破祖劉表  
竟死荆州分割範又曰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權與呂蒙  
謀襲關羽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  
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遣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

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及中不至權問  
其故範曰時尚未至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  
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權以範領太史令數從訪問範  
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權恨之初權  
爲將軍時範嘗言江南有王氣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  
爲吳王範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不受及論功  
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術於已因削其封  
範爲人剛直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相善滕有罪權  
將殺之令有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

何用死為。範曰：安忍坐觀耶？乃髡頭自縛，使鈴下以聞。鈴下曰：白必死。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汝死，子以屬我。鈴下入言，權大怒，欲投以戟，因走出。範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泣，並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權追思之，募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劉惔

劉惔，平原人，客遊廬陵。孫輔以為將軍，每有水旱盜賊，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軍中號為神明。惔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

趙達，河南人，精九宮一算之術，應機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達使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為之具食，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如何？達取盤中箸，從橫之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厨中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欲相試耳。遂出酒肴，酣飲。又有書千萬數，著空倉中，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

澤殷禮諸名士，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勝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數矣。臨當語而輒復止。勝他日齋酒具，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傳之。且此術微妙，苟非其人，不以相語。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謂之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乃陽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權卽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

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嘗笑諸望氣者曰：「當迴算幕，不出戶牖而知天道，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勞乎？」嘗自算曰：「某年月日，吾其終矣。」達妻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獲，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竟無所得。皇象，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闔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謂之八絕。云：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酣醉，常

變通字新



入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權到剡洲，還遇大風，百官舡多沒。仙公船亦沉淪，權甚悵恨，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曰：「臣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權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因猛風燔之，荻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權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權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權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鮠魚爲上。」權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埕，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埕中，須臾

得鮠魚，權驚喜，問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權曰：「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易得耳，願差所使者，可付直。」權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其人騎杖，須臾止，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時張溫使蜀，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到厨下，切鱸適了，孫休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休欲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覘視之，曰：「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欲候其真形，而無復移易。」

不知何故，休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松之曰：葛洪所記，近於惑衆，然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所謂夏蟲不知冰耳。

臣松之

自稱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侍太子登，講論道藝，爲賓友。恪父瑾面長，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益兩字。權許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是以爲優。權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

公辭屈，乃當飲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非養老？昭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起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曰：夫蜀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良馬必至。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已而已。恪嘗獻權馬，而錫其耳。范慎嘲恪曰：馬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剪髮穿耳，何傷於仁？太子嘗謂恪：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恪以丹楊

山險民多果勁前雖發兵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招致自請爲守云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隣接周迴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白首林莽未嘗入城邑山出銅鐵自鑄甲兵好武習戰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之騰木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興兵討伐戰則蠶至散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穀

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下令曰山民去惡從化今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執拘降民周遺舊有罪惡曰陽長胡伉縛送之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權嘉其功拜威北將軍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適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之徒猶

各有所短，師僻由彥，賜不受命，豈况下此而無所闕。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之教誨，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小小過差，皆宜濶畧，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苛克，苛克則聖賢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唯坐克已不能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怨怒一生，則小人得

容其間而投杼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處之，猶難以自定。况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凶終，蕭朱乖其風好，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嫌已，故廣其理而贊其旨。遜卒，恪代領荊州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恪更拜太傅。於是罷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初，權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壞以內，舩由

是廢不復修，恪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置十人，使全端留畧守之。魏大將胡遵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恪率軍四萬赴救，遵作浮橋，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雷贊、丁奉破其前屯。魏軍爭度浮橋，橋壞，溺水更相蹈藉，死者數萬。獲車乘牛馬驢騾各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封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諫恪不聽。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搔動，始失人心。恪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諸將以爲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不如止圍新城。敵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

詔豈是妄作者

獲恪遂圍新城，連攻不下。士卒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拔，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從。林遂奔魏。魏知恪戰士罷病，乃進兵。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仆坑壑，或見畧獲，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住兵江渚，圖起田於溇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怨望，而謗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府。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病還家。恪征行之後，選曹所奏畧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尚威嚴，多所罪責。進見者無不竦息，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衆怒，民怨。孫峻因構恪欲爲

變與亮謀置酒請恪其夜恪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又臭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恪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詰問之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恪將入見駢車宮門峻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道此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引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

此時修亦  
可出矣

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主上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躡踏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曰使君病未音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已被殺其妻問侍婢曰汝何故血疑婢曰不也有頃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

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時年五十恪及朱恩等皆夷三族初陸遜謂恪曰在我前者吾敬奉之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雷電震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

民空竭府藏武衛將軍受先帝囑寄之詔恐恪傾危社稷躬持白刃梟之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大害一朝削除斯實宗廟之威靈天人之同惡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感情反能不憺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瘞以三寸之棺使辜戮之骸復受掩埋之澤於以勸戒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祠彭越臣竊非之不先請主上而肆意以沽名其得不誅幸耳今臣不敢章宣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因求之於石子

岡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言之悲歎。友，豫章人。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曰：「此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奉使至都，恪善之。時論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曰：「友可居其間。」後爲丹陽太守。

孫峻

孫峻，靜會孫也。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峻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奸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

通。吳侯英謀殺峻，事泄死。魏將毋丘儉、文欽叛，峻帥左將軍留贊等襲壽春，會儉、欽敗。軍還，峻旣至，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數十人皆死，并殺公主魯育，埋於石子岡。及孫皓卽位，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著青錦束頭，紫白裕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於是開冢，衣服如之。後峻病，夢爲諸葛恪所擊，發悸死。以後事付從弟綝。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時驃騎將軍



呂據出師淮泗，與諸督將薦滕胤爲丞相，胤不從，以胤爲大司馬，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邀胤共廢胤，胤遣從兄慮及文欽將兵逆據於江都，據自殺，遣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喻胤宜速去，胤留融、晏勒兵自衛，胤使將軍劉丞率兵攻胤，胤殺融、晏，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必委胤，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胤遂殺胤夷三族，胤遷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請降，吳遣文欽、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圍之，胤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之，異敗退，胤大發兵屯蘄里，遣異率將軍

丁奉等五萬人攻魏，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爲州泰所破，魏太山太守胡烈詭道襲都陸，盡芟異資糧，胤授異兵三萬人，使再戰，異不從，胤斬之，會誕敗，引還，胤旣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孫亮親政事，多所難問，胤懼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亮惡之，乃推魯育見殺本末，殺虎林督朱熊，外部督朱損，以不匡正，孫峻、胤入諫，不從，亮與黃門侍郎全紀將軍劉丞謀殺胤，紀以告父尚，尚以語其妻，妻胤堂姊，使人告胤，胤率兵殺劉丞，遂圍宮，亮上馬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

出則如曹  
如曹芳

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亮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汝節全尚敗我大事使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陛下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繇使亮祿勳孟宗告廟廢亮為會稽王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繇殺之典軍施正勸繇立琅邪王休繇從之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即止妻遷公主於豫章繇意彌溢侮慢民神燒伍子胥廟壞浮屠祠斬道人休即位以繇為丞相大將軍荊州牧食五縣恩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亭侯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自為之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加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告繇欲圖反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求出屯武昌休許焉勅所督中營精兵皆裝載所取武庫兵器皆給與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將軍魏邈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欲反有微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謠言會中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其衆止焉繇曰上屢召不可辭可整兵令府內起火我

因速還，遂入尋火起，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緄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者皆赦。放仗者五千人。夷緄三族，剖峻棺以殺魯育等故也。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以無罪爲峻、緄所害，各改葬祭奠。罹事見徙者皆召還。

### 留贊

留贊，會稽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戰，一足被創，遂屈不伸。因謂親友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而我屈蹙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我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

矣。親戚皆難之。贊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乃蘇。足伸創愈，遂被試用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未至壽春，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率兵追贊。贊知必敗，乃解印綬付弟子曰：吾自爲將，破敵擐旗，未嘗負敗。今身疾困，汝可速去，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臨敵必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被殺。

### 濮陽興

濮陽興，陳留人，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

結及休卽位，徵爲衛將軍，封外黃侯。遷丞相，與張布相表裏。邦內失望，休薨。左典軍萬彧與烏程侯孫皓善，勸與布立之。與布遂廢休子而立皓。皓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彧譖興布，追悔前事，皓收興布，徙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 邵疇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爲郡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太守郭誕，不白妖言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疇慮誕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以門資，廁身本郡，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亂國紀。疇以尊嗜之語。

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爲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翰筆。鎮蹠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愆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吏得辭以聞，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舡。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死時年四十。

### 賀邵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孫皓時，爲中書令。皓克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周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

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文武曠位，外無方嶽之鎮，內無諫諍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喜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

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常侍王蕃，忠恪在公，直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違忤之失，賜毒隕命，天下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下流，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九野之獸，聚重圍之內，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

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威，下追二君修攘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藉今日謬授之失，旌聚俊乂，放退佞邪，容受直辭，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潛德東夏，龍飛在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

所在長吏，迫威負罪，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妻子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半菽出當鋒鏑之難，入抱飢寒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使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棄一人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幸虜之不至，誠非廟勝之策也。昔大皇帝勤身苦

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宗社之大業忘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邵卒

無一語竟見殺年四十九家屬徙臨海是歲天冊元年也

### 韋昭

韋昭字弘嗣吳郡人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爲太史令與華覈薛瑩等撰吳書孫休踐阼爲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憚昭言其過失固爭不可昭竟不入孫皓卽位爲侍中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數失皓意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成所造書使後業有所付皓不聽皓每饗宴輒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其不卽

史綱 卷七十二  
飲者澆灌取盡，昭飲酒不過三升。初見敬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薜以當酒。至於禮衰，更見偏彊。又於酒後，使侍臣侮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諱，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詆毀，內長尤恨，有傷師濟之誼，非佳事也。但論辨經義而已。皓以爲不承諾命，旣積嫌忿，遂收昭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旣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黃武以來，

可憐

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官名，又有非是。愚以官爵名器，不宜乖誤，自忘微賤，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上言，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恠其書之垢，復以詰昭。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華覈上疏救昭曰：「昭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獬內侍，承受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昭。昭愚惑不達，不能敷

華覈當孫  
皓慘酷之  
時屢申救  
朝士可敬



可愛

宣陛下大孝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昭  
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昭自幼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  
典温故知新及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李  
陵為漢將軍敗降虜司馬遷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  
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  
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  
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  
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  
所改立又吳書雖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  
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

權說亦妙  
此覈所以  
免刑戮于  
亂世也

千載編次論議良才如昭實不易得如臣頑蔽誠難與出今  
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  
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  
子隆亦有文學昭注國語  
行於世

華覈

華覈字永先武進人為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上表曰間聞  
賊眾蟻聚向蜀西境保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  
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  
長遠不可救援失委附之上棄貢獻之國臣以草介竊懷不  
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

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盛夏興工，農務並廢。覈上疏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去秦氏之慘毒，歸漢家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其時賈誼獨以爲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

四章

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馭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

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寇窺窬東縣，多得離民，習於舟行，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乃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大敵所因爲資也。相持日久，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修德，桑穀怪消，景公善言，熒惑退舍，德修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夫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

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雖欲轉移，未必勝舊。此愚臣所以夙夜憂灼也。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言，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智士所以隱憂。大敵所爲，深喜也。臣聞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有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

又薄。若有水旱，永無所獲。州縣見米，當待有事而冗食之衆。仰官供濟，使北敵犯疆，運漕不繼。縱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天威，書奏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優答不許。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輒與近期，晝夜驅催，委舍佃事，遑赴會日，蘊積不用，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復督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積其輸納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產，故家戶貧。

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畎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由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苦寒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今主之二求已備，而民之三望未報。是以怨心生，而功不建。且飢者不待膏粱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美味者，口之寄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而刺繡文，轉相倣效，耻獨

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商賈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妨日於侈靡。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免數歲卒。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魏伐蜀。或曰。司馬氏遠征巴蜀。兵勞民疲。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悌曰。曹操雖功蓋於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事征伐。東西驅

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已久。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異。因危而伐。殆其克乎。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吳人笑之。而蜀果降於魏。拜丞相。及晉來伐。皓使爲軍師。與丹陽太守沈瑩。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

將皆死，幼小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進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圍晉將張喬於楊荷橋。喬有衆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喬以救兵未至，故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可盡阬之，以作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

後患。悌不從，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走。晉因而乘之，吳軍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能支？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明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沈瑩亦見獲，松陽人柳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人縛軍師人縛軍師，或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驚

真忠臣志  
士我爲流  
涕

悌忠臣死  
耳何罪而  
天上人縛  
之

天工人  
且何  
謂也

真亦  
上非  
真亦

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叱逐使去其日悌  
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裴松之三國志注序致委婉兼多異聞今合注於志不忍  
刪割曲相依附故與他史稍異亦自不得不爾即以爲奇  
文讀之亦無不可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印文或殘存文字，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